

舊信與記憶合成印象

宋以朗細訴心中張愛玲

【本報訊】實習記者溫天一報道：香港書展期間舉辦連串講座，前日，張愛玲遺產執行人宋以朗侃侃而談，與讀者分享了一個活生生的、隱藏在他幼時記憶和與他父母六百多封書信裡、獨一無二的張愛玲。

一進入會展中心文藝廊「一代才女張愛玲」展廳，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張愛玲攝於北角英皇道蘭心照相館那張著名的照片，黯黃影像中的她，着錦袍，妝容精緻，眼神銳利而清冷，似乎在睥睨着大千世界的芸芸衆生。

這樣「華美而蒼涼的姿勢」惹得經過的讀者都追問宋以朗，生活中張愛玲的風姿是不是就像照片裡那樣？

身材高瘦 衣着普通

宋以朗用他一貫統計學博士的理性老老實實地答，並不記得張愛玲有那麼出衆和招搖，「她穿着好普通的衫，都是在平常的商店裡可以買到的，身材還是那麼高高瘦瘦；她的廣東話一直講不好，與我父母聊天都用上海話，完全不是大家印象中奇裝異服引人注目的樣子」。

彼時的張愛玲正在大洋彼岸過着大隱於市的生活，偶爾因為生計需要回到香港寫作，「她很怕被人認出來，然後在小報上亂寫」。

在上海的時候，張愛玲曾經是個不折不扣的荷里活電影迷，在她走紅的年代，電影是最時髦的娛樂活動與藝術樣

式，然而後來生活在美國的張愛玲卻甚少關注電影，她甚至還曾在一九九五年給宋淇夫婦的最後一封信中詢問王家衛是何許人。

同時，宋以朗亦不記得張愛玲流露過一絲一毫對舊日上海眷戀的情懷，在她寫給宋淇夫婦的書信裡，幾乎沒有提及這個對於她的生活和創作都至關重要的城市。宋以朗還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文革」結束後，張愛玲的姑姑曾經寫信邀她回上海探親，但張愛玲沒有回應。宋以朗的解釋是，「她是有點怕了。」

輾轉他鄉，顛沛流離，她是吃夠了時代的苦，而且清醒如她，也知道再回去，亦不是她的上海了。

舊愛死訊成「生日禮物」

對於張愛玲新近浮出水面的舊作《小團圓》，許多讀者關注的是書中主角盛九莉、邵之雍的原型張愛玲與胡蘭成之間那段風流雲散的往事，在《小團圓》中，她對那個曾經讓她寫下「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裡，但她心裡是歡喜的，從塵埃裡開出花來」的男人做了一個徹底的清算，毫不留情的態度和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中描述的二人「金玉露一相逢」的柔情纏綿相差甚遠。

張愛玲甚至在一九八一年寫給宋氏夫婦的信中，用這樣的口吻來描述胡蘭成的死：「《大成》與平鑫濤兩封信都



宋以朗與讀者分享他眼中的張愛玲（本報攝）

在我生日那天寄到，同時得到七千多美元（其中兩千多是上半年的版稅）與胡蘭成的死訊，難免覺得是生日禮物」。

舊愛的死訊成了「生日禮物」，她徹底戳破了與胡蘭成之間最後一層溫情的面紗。

與鄭文美是知己深交

否定了年輕時代轟轟烈烈的愛情，亦更早就淡薄了親情，那麼，張愛玲究竟有沒有真正的友情？

答案是肯定的，宋以朗說，張愛玲最知音的朋友不是大學時代的同窗炎櫻，也並非宋淇，而是自己的媽媽鄭文美。鄭文美曾用便條記錄下張愛玲與其交談的「語錄」，其中不乏許多情深意長的話語，比如張愛玲曾經形容鄭文美那帶著天然母性、給人溫暖和安慰的性格「與我一生所遇見過的女人當中，你最像她（曼楨，《半生緣》女主角）」。

宋以朗更用促狹的口吻問在座的讀者和聽衆：張愛玲和鄭文美四十年間通信六百五十封，共四十萬字，這樣的朋友，我是沒有的，你們有嗎？

對於張愛玲的經濟狀況，宋以朗澄清，並非像許多人想像的那樣窘迫，「她的開銷偏低，也一直有比較穩定的收入和不時的額外稿費，張愛玲絕對不是我們今天說的負責產分子！」至於其在美国家徒四壁和許多一次性用過即扔的生活用品，宋以朗解釋說，「那只是她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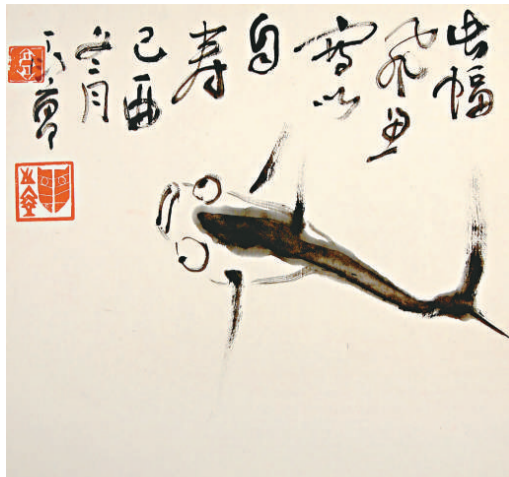
張愛玲使用過的眼鏡和手袋（本報攝）

對於大家關注的張愛玲留下的遺產和作品版稅的用途，宋以朗說，除了用作學術研究之外，還要在張愛玲的母校香港大學專門設立一項獎學金。

一九二零年的九月，一個叫張瑛的女孩出生在上海；一九九五年的九月，這朵曾經盛開於亂世的海上花魂歸大海；而今年九月，將有第一位港大女生領取到以她一九三九年的校友——張愛玲的名字命名的獎學金。

宋以朗表示，接下來的出版計劃是二零零九年下半年發行張愛玲語錄的增訂本，然後是張愛玲描寫上海童年家庭故事的《雷峰塔》和《易經》，最後張愛玲與宋淇、鄭文美夫婦的書信集也要整合出版，以饗讀者。

紐約舉辦丁衍庸畫展



《飛魚》

【本報駐美記者黃曉敏紐約二十四日電】為紀念香港著名美術家丁衍庸逝世三十周年，美國中美文化藝術促進會、國際中華藝術品收藏家協會和紐約世陽堂等機構，由明日起至八月二日舉辦丁衍庸的紀念畫展。

有「東方馬蒂斯」、「現代八大」和「廣東三傑」之美譽的丁衍庸，是中國現代美術的重要倡導者之一，他的繪畫由西畫始而以中國書畫和篆刻終，由倡導現代繪畫、追隨西方現代主義而變為探索傳統繪畫的革新。他也是香港近現代最著名的美術大師之一。

丁衍庸於一九四九年隻身來到香港，一九五六年參與籌辦新亞書院藝術專修科（即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前身），一直任教至一九七八年辭世。在長達六十年的藝術生涯中，他一直致力於中國藝術教育並堅持繪畫創作。他早年專攻油畫，深受馬蒂斯的影響；之後，他融會貫通西方藝術精華，並突破了國畫固有的樊籬，晚年時開拓出一個全新的水墨畫境界。

在紐約展出的丁衍庸的書畫、篆刻、信函、照片等共一百四十多件珍品，全部來自丁衍庸的關門弟子、紐約貞觀拍賣公司主席林繼光的私人收藏，其中部分作品還是丁衍庸專門為林繼光所作。

林繼光介紹說，丁衍庸的「一筆畫」是最為人們熟悉和津津樂道的，別看這些畫線條簡單，其實十分講究功力。丁衍庸以國畫中最難駕馭的「長鋒羊毫筆」作為工具，線條流暢力度均勻，因此在形象構造上，他筆下的花鳥魚蟲都談諧活潑，幽默中帶有童趣。他希望通過這次展覽，讓更多的人了解這位中國藝術大師。



祖國風貌攝影展舉行

【本報訊】中業藝文社為慶祝建國六十周年暨該社成立五周年，由昨日起至本月二十六日在尖沙咀香港文化中心大堂，舉行「祖國河山風物情」攝影展，展出數十幀內容反映祖國河山風貌的作品。展場開放時間：二十五日上午九時至晚上十時；二十六日上午九時至晚上八時。

五年來，中業藝文社舉辦了多項活動，如攝影、繪畫、文學講座和書法、繪畫



廖群作品《蒲田風光》

研習班、詩詞對聯研討班，舉辦戶外攝影旅行等等。

文藝動靜

廣東工藝師聯展迎國慶

本報記者 黃寶儀 圖、文



▲潘柏林的石灣陶藝《回娘家》

廣東地區十位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的作品，日前在廣東省工藝美術珍品館展廳展出，潘柏林、李定寧、黎鏗、陳少芳等十位廣東地區的國家級大師攜各具代表性的石灣陶藝、牙雕、端硯、廣繡等六十件名作聯合展示，祝賀即將到來的新中國六十華誕。

天工人工兩全其美

廣東省工藝美術珍品館館長譚偉彬表示，參加展覽的十位國家級大師均是建國後不同時期培養出來的卓有成就的藝術大師，他們在各自從事的藝術領域獨樹一幟，其作品中有許多從不同的側面謳歌了祖國的偉大成就。六十件參展作品中，潘柏林的石灣陶藝《回娘家》、劉澤棉的石灣陶藝《孔子》、李定寧的牙雕《百子賀壽》、黎鏗的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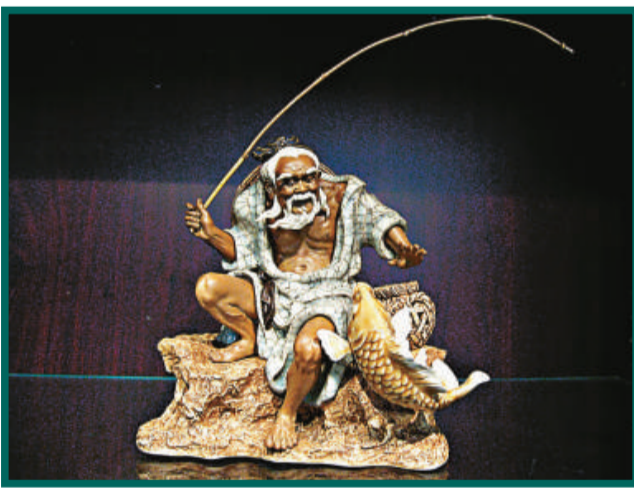
硯《南粵花開》、陳少芳的廣繡《掛線飄香》等，除了欣賞精湛的作品技藝外，觀眾還可領略到廣東工藝美術六十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所取得的成就。

廣東端溪的端硯，安徽歙縣的歙硯，甘肅南部的洮河硯及山西絳州的澄泥硯並稱為四大名硯。而端硯之所以能成為四大名硯之首，得益於端溪石頭質量的得天獨厚，端溪有三大名坑，由於地理和歷史原因，這裡的石頭非常珍貴，上億年才出這般好的硯石。

中國製硯業首個工藝美術大師黎鏗一九六三年九月進入肇慶工藝廠從事雕刻工藝，一九七二年完成《百鳥鳴春》，通過運用各種技法，把硯石中珍貴的「火燎」部分雕刻成一輪「紅太陽」，並在四周雕上翠竹、青松、鮮花，然後再雕刻出上百隻或飛或立或鳴的形態各異的雀鳥，營造了旭日東升、鳥語花香、春意盎然的藝術意境。這一作品讓當時只有二十七歲的黎鏗一鳴驚人。隨後黎鏗又創作了《星湖春曉》硯，開創了一條將人間絕景雕刻於端硯上的新路子。

「石不雕不成器，藝人應該因材施藝，天工、人工要兩全其美。否則就是毀掉了這些珍貴的石頭。」黎鏗說。端硯的設計製作要體現「天人合一」的意蘊。刻硯不是只會雕刻就行，要有深厚的藝術修養，對歷史傳統非常了解，有了豐富的生活經驗才能創作出精品。

黎鏗認為，現在端硯的實用性已經退化，欣賞和收藏



▲石灣陶瓷《漁翁得利》

功能增強，但端硯始終不能脫離中國傳統文化內容。因此，黎鏗一直堅持學習更多的文化知識和歷史傳統，以深厚的文化內涵來實現自己藝術創作的不斷突破。

千年廣繡新里程碑

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廣繡，是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民間刺繡工藝的總稱，也是粵繡的代表繡，包括真絲繡、線繡、珠繡和釘金繡



▲陳少芳廣繡《木棉》

四大類繡種，以構圖飽滿，形象傳神，紋理清晰，色澤富麗，針法多樣，善於變化的藝術特色而聞名。廣繡與潮州刺繡合稱粵繡，與湖南的湘繡、四川的蜀繡和江蘇的蘇繡並稱中國四大名繡。

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廣繡業的繁榮時期。英國商人開始來樣加工。由於來樣設計色調豐富，突出了西洋畫的藝術風格，運用了透視和光線折射原理，故對廣繡產生深遠的影響。廣繡開始從民間小作坊小批量生產逐漸向商品生產發展。室內裝飾和日用衣飾的廣繡產品大量生產，使之出口進入了全盛時期。

不過，「文革」中，廣州市工藝美術研究所被解散，設計人員四處流失，後來由於機繡的發展，社會上粗製濫造的商品繡盛行，「無可奈何花落去」，繡工們只好轉業改行，致使粵繡已名存實亡。令人尷尬的是，廣繡並非故步自封，也不是沒有創新精品推出，但因為藝術精品難覓展示平台，而民間作坊推出的低檔貨又充斥市場，導致人們對這門民間工藝的認識還停留在二十年前。

中國高級工藝美術師陳少芳一直致力於廣繡的傳承、創新，被譽為「現代廣繡」奠基人，也是廣繡僅存於世的唯一大師。在廣繡處於「人亡藝絕」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陳少芳毅然籌建廣繡研究所，旨在搶救、保護、創新、發展廣繡技藝，四十多年來鋌而不捨地全情投入廣繡藝術的創新工作中，在吸取傳統廣繡優秀技藝的基礎上，給傳統廣繡技藝加入了衆多現代繪畫藝術元素，形成了現代廣繡藝術的新風格，和自成一格的刺繡演繹方法，引領廣繡技藝建立新里程碑。

展覽時間：即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
地點：廣州東風東路藝苑大廈



▲李定寧及其牙雕作品《百子賀壽》



▼陶瓷微書作品《宋詞》，瓶上的山峰就是宋詞，需借助放大鏡才能清楚地閱讀



▲牙雕《齊天大聖》



▼端硯《自古名硯出端州》